

浅析高校经困生被诈骗既遂高发的多重诱因及应对举措

刘佳

中国计量大学, 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下简称“经困生”)被诈骗既遂率长期高于普通大学生群体,这一现象折射出经困生存在的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困境。本文基于真实诈骗案例的深度访谈,结合网络诈骗犯罪的理论框架,系统分析经困生的群体特征,并利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场域-惯习”理论剖析经困生被诈骗既遂高发的多重诱因、被诈骗后的深层危害,既而从辅导员与学生“双主体”视角提出应对举措,强化学生底线思维,助力学生成长,实现高校“防风险”与“育人才”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 高校经困生; 电信网络诈骗; 多重诱因; “资本-场域-惯习”; 辅导员干预

Analysis of Multipl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High Incidence of Completed Fraud Cases Involving Economically Distressed College Students

Liu Jia

China University of Metrology, China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e success rate of fraud among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college stud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DS") has consistently been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student population, reflecting their dual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real fraud cases and incorpora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online fraud,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FDS. It further employs Pierre Bourdieu's "capital-field-habitus" theory to dissect the multifaceted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 incidence of fraud among FDS and the profound consequences of such frau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counselors and students as "dual subjects," the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bottom-line thinking), foster their growth, and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risk preven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Financially struggl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elecom and online fraud; Multiple contributing factors; "Capital-field-habitus"; Counselor intervention

0 引言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屡禁不绝,尤其是高校学生易成为被诈骗既遂的重要群体,其中,高校学生中的经困生由于其自身的群体特征则是最为显著的被诈骗目标。笔者所带高校学生204名,其中经困生(含特别贫困和一般贫困)共28人,占比13.73%,在2024年9月至2026年3月的两年半时间内,总共发生电信网络诈骗共3起,其中两起为经困生,占比66.67%。而经困生一旦被诈骗,经济、学业、心理、人际都将受到重创,因此分析经困生群体被诈骗既遂高发的成因,对于预防、处置诈骗有着重要意义。

1 高校经困生群体特征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学习、生活支出的学生。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及其困难程度细分,还可划分为特别贫困和一般贫困两个等级。每年9月,教育部会组织高校开展集中认定,经过个人申

请,班级初评及学院学校两级审核公示无异议后,进行建档以供后续资助。本文所指“经困生”即为各高校认定建档完成的经济困难学生,除突发临时困难外,以一学年为周期,该“经困生”名录基本上没有变化。从在校表象上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除经济脆弱外,其他与一般学生无异,但综合、深入考察其内在表现,该群体呈现显著异质性,面临心理、认知及社会支持的多方困境,要理解该群体易被诈骗既遂的原因,首先需深入剖析其群体特征。

1.1 经济的脆弱性

高校经济困难学生最显性的特征是经济的困窘。根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最新统计,经困生目前约占高校在校学生总数20%-25%。数字背后是更为复杂的生存图景。

经困生的月均可支配生活费普遍低于所在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尤其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中,经困生的月均消费在1000左右,饮食消费等刚性支出超过50%,恩格尔

系数较高,基本生存型消费严重挤压发展型消费,日常用于社交、文娱、技能提升的支出极为有限。且大多经困生高度依赖外部支持:国家助学贷款、奖助学金、勤工助学等,经济来源不稳定,自身及家庭的支持较弱。物质的匮乏不仅使得经困生在经济上经常处于“紧绷”状态,大脑也持续性地被经济压力占据,导致认知收窄,难以对长远风险进行把控,一旦出现突发性支出,容易陷入财务困境,为诈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快速赚钱”“低成本高回报”的诈骗话术,精准击中了经困生对经济稳定的渴望。

1.2 心理的双重困境

如果说经济贫困是经困生的“显性标签”,那么精神贫困则是其“隐性伤痕”。部分经困生同时面临心理的双重困境——自卑与自尊的交织。物质的困窘带来的自卑心理普遍存在,这种自卑心理源于持续的经济压力、与同辈的物质差距、原生家庭关系的紧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感知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与悲观情绪,认为通过自身努力难以改变家庭现状。然而,与自卑相伴而生的还有过度敏感的自尊。经困生对于金钱话题较为敏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经济困境、也不轻易向他人求助,难以坦然面对自身与家庭的经济状况。自卑与自尊的矛盾心理交织,导致经困生对于潜在危险缺乏免疫力,对于已发生的危机无法合理应对、难以寻求帮助化解风险。

1.3 认知的经验盲区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经困生的成长环境往往存在社会经验断层,社会交往范围有限,对于社会的复杂性认知不足,对于精心包装的诈骗话术缺乏必要“抗体”。另外家庭普遍缺乏关于金融常识、法律意识的培养。许多学生对于贷款、利息、担保等基本金融概念不甚了解,对于自身权利维护和法律风险认知还停留在感性层面,对于诈骗的界定模糊,对于诈骗既遂后证据保存与报案流程缺乏系统认知,甚至因对法律程序恐惧而落入诈骗圈套。

1.4 社会支持的结构性缺失

经困生的社会支持网络较为薄弱。家庭方面,父母忙于生计,缺乏情感与决策支持,社会经验传授不够。朋辈方面,社交圈较为狭窄,亲密而强有力的朋辈支持有限。学校方面,辅导员与班主任面对的学生众多,偶尔存在对某个经困生深度关注有限的情况。社会支持的结构性缺失,意味着当经困生被诈骗既遂时,缺乏可求助对象,也难以凭借强有力的支持系统渡过难关,甚至在面对诈骗陷阱初期时,产生“被理解、被关心”的错觉,从而降低心理防线,一步步走向被诈骗的深渊。

2 经困生被诈骗既遂的多重诱因——以一名被诈骗 5.5 万元的经困生为例

笔者在两年内处理的 3 起诈骗案例中,其中一名诈骗套路典型,诈骗金额高,因此选取该案例进行剖析:

大二学生 S,家庭经济一般困难,父母打零工为生,姐姐大四在读。2025 年 3 月,该生姐姐向辅导员主动反馈该生近期多次向家里要钱,不太正常。辅导员前往寝室了解情况后确认该生遭受诈骗。起初该生并未觉得被诈骗,因为自己确实拿到了一单“返利”,而后续第二次操作开始确是自己操作不当导致系统界面显示“有误”,其他人操作正确则顺利再次拿到返现,对方以其操作有误损害系统为由要求双倍修复费用,承诺修复好后退还,但该生再次陷入操作失误的漩涡,对方转换话术变得强硬,要求就其屡次操作失误进行赔付,否则将提告,并将其点击不当网站的信息曝光,该生出于恐惧,多次汇款,期间由于自身汇款限额,在对方的话术强压之下,编造“提前交学费”的谎言向家长要钱,并手写借条承诺书向室友借贷,认为“返利赚钱”后可以覆盖借款,最后共计被诈骗 5.5 万元。

经困生被诈骗既遂率较高,绝非偶然。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场域-惯习”理论结合该生案例分析,经困生所处的社会空间为特定的“风险场域”,其被诈骗既遂的过程,是诈骗分子的“资本运作”,通过话术、技术、信息等多方资本“协作”,利用经困生的“惯习”在特定情境中达成诈骗目的。

2.1 经济资本的匮乏与“稀缺心态”

经济资本的匮乏是经困生最显性的特征,也是其易受骗的首要诱因。然而,经济匮乏的影响远不止于“缺钱”本身。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提出的“稀缺理论”揭示:稀缺会俘获大脑,改变思维方式。当人们长期处于经济稀缺状态时,不仅是资源的匮乏,更会掉入心态陷阱,认知带宽会被持续占用,因此视野狭窄,忽视全局,导致对眼前机会的判断能力受损、对未来风险的预判能力下降。

简而言之,对于经困生而言,该种“稀缺”表现为两个典型倾向。第一,对于“赚钱机会”过度渴求,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高薪兼职”“工作灵活”“低成本创业”等话术精准投喂,使得其易被依靠自己“快速赚钱”的机会所诱惑。第二,对“意外损失”过度恐惧。前文分析过经困生的经济脆弱性,任何意外的大额支出都可能破坏其勉强维持的财务平衡,因此当诈骗分子以“系统故障需赔付”“否则将提告”等话术制造损失恐慌时,经

困生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恐惧,而非冷静核实,进而一步步走向被大额诈骗的深渊。本文案例中,该生反复汇款达5.5万元,正是这种恐惧驱动的结果——对于一名经困生而言,“被提告”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

2.2 文化资本的薄弱与认知盲区

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包括知识、技能、教育背景等。经困生在文化资本上的薄弱,并非指其智力或学习能力不足,相反经困生成长的环境反而促使其更为勤勉学习。该种文化资本缺乏是指与中产阶层子女同等的社会知识储备——特别是在金融常识、法律意识、媒介素养等方面。如前所述,经困生对于金融、法律等基本概念、相关程序认知模糊,家庭亦缺少言传身教,因此经困生的媒介素养——识别网络虚假信息能力欠佳,对风险把控不稳。本文案例中该生被页面显示的系统故障以及“提告”“赔付”等画面、词汇威吓,该情况显然已超越其认知领域,导致该生难以分辨真假,更认为指望不上本就在文化资本上薄弱的父母。

2.3 社会资本的缺失与求助通道的堵塞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源和支持的能力。经困生在社会资本上的缺失,也是导致其被诈骗既遂的关键因素之一。经困生的成长过程往往缺乏情感支持,父母忙于生计,难以体察其心理的双重困境,而诈骗分子的话术中往往包含大量情感关怀——“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我也是从学生过来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虚假的“情感支持”恰好填补了经困生的情感空缺。当一个人在现实中缺乏被理解、被关怀的体验时,面对诈骗分子的“情感攻势”就容易降低心理防线。而一旦遭遇诈骗,正常逻辑是寻求可信赖的他人帮助,但经困生的求助通道并不畅通。家庭层面,他们可能不愿也不敢让父母担心,特别是父母本身经济压力就很大;朋辈层面,他们可能因自卑而不敢暴露自己的“愚蠢”;学校层面,经困生会认为自己带来了麻烦,自责感作祟,也不愿显露自己的无助。这意味着当诈骗分子要求“不要告诉任何人”时,经困生本就缺乏可求助的对象,更是不敢声张、独自承受,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因此本案例中该生即使在自身的银行卡汇款限额的情况下,但因自己点击不良网站链接,以及对方强调“不要告诉他人”,也不愿向亲友袒露真实情况求助,反而编造谎言一次次借款,一步步沦陷。

2.4 心理资本的脆弱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局限

经困生的心理资本普遍较为脆弱。心理资本主要表现的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对于风险的预判、自我效能感、

以及情绪调节能力等。风险预判能力不足前文已分析过,这里不再赘述。除此之外,经困生自我效能感偏低,因其自小面临经济压力与社会比较,容易形成“我不行”“我做不到”的自我认知,当本案例中诈骗分子指出“你操作失误导致系统受损”时,该生很可能立刻接受这一指责,而非质疑对方的说法——毕竟“我做错事”符合其自我认知。另外经困生情绪调节能力有限,长期的经济压力已经消耗了大量心理能量,且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来帮助平复情绪,使得经困生易在恐慌状态下做出非理性决策。如本案例中当主人公面临被威胁“提告”时,其心理防线瞬间崩溃,立即向诈骗分子转账“弥补”,言语之中甚至满是“再给一次机会”的乞求,即使转账页面有风险提示,即使在自己汇款限额时,仍然向家长和同寝室友开口借钱,不断被告知只差一步,随着“沉没成本”增加,为了不让前期的投入“打水漂”,只能不断满足其要求。

2.5 诈骗手段的精准化与技术对抗的升级

当然,经困生被诈骗既遂高发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经困生自身,必须承认,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正在不断升级,技术对抗的难度与日俱增。诈骗前期信息获取不断精准化。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学生的个人信息——姓名、身份证号、家庭情况、购物记录、贷款记录等,形成用户画像,当对方准确说出这些信息时,受害人的警惕性会大幅降低。诈骗过程中话术设计的专业化,话术设计团队专门研究受害人心理,针对不同群体的“专属话术”被不断打磨,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针对大学生的诈骗话术尤其精准——知道他们缺钱、怕事、重感情、对权威有敬畏。与此同时,诈骗依托的技术手段不断升级、智能化,从伪造客服网站到制作虚假APP,从改号软件到AI换声换脸,诈骗分子不断采用新技术提高欺骗性。对于本就缺乏技术鉴别能力的学生而言,面对这些高度仿真的骗局,识别难度极大。例如本案例中系统提示的“故障”标识,发出的“法律提告”警示,甚至伪造、嫁接相关法律条款等的确具有一定欺骗性。

3 被诈骗后的影响及危害

经困生被诈骗既遂,最直接的伤害是经济损失,但经济困窘也可能产生连锁反应,造成更为复合、更为持续的——心理创伤、学业冲击、关系危机等,层层叠加,形成伤害的串联与螺旋。被诈骗既遂,受害者醒悟后的第一反应除了痛恨施骗者外,往往会产生“我太蠢了”“我太贪心了”的自责想法,这种自我归咎在经困生身上尤为强烈,不断自责、自我否定。进而更加封闭自我、不愿与人交往,

进一步加剧社会孤立。严重情况下,被骗可能导致经困生信念感的崩塌,产生焦虑、抑郁、失眠等症状,甚至产生轻生念头等创伤应激反应。除此之外,经历诈骗对于经困生来说严重干扰学习,心理创伤会直接影响认知功能,后续处置流程虽然必要,但也挤占一定时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经困生在第一次被骗后,可能面临沦为“工具人”的次生风险。例如被胁迫参与诈骗。这种从“受害人”沦为“工具人”的转变,意味着伤害从一次性变为持续性,从经济损失蔓延到触犯法律,后果更为严重。

4 应对举措:辅导员与学生“双主体”协同

应对经困生被诈骗既遂高发问题,需要构建“双主体”协同机制——辅导员作为“支持主体”,学生作为“成长主体”,两者在互动中共同提升防范能力。

4.1 辅导员的“支持主体”:从事务管理者到生命影响者

辅导员在反诈工作中的角色定位,直接影响工作成效。辅导员应联合班主任/导师及教务,联动家长,四方协同,不仅做好事务管理,更立足于成为学生的“生命影响者”,与学生建立真诚、深入的连接,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他人”。育人过程中,充分利用好公寓辅导员-楼长-层长-寝室长/安全员四级安全防控机制,尤其是做好寝室长的选拔、培训与管理,在看不见的角落,延长辅导员的“触手”。

4.1.1 日常宣教反诈常识

全民反诈的最终落脚点是保证人人懂反诈,人人不被骗。这有赖于反诈常识宣教的日常化。对于学校而言,举办反诈常识月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班会宣传反诈要义,定期由安全委员等班委干部轮流分享反诈案例并交流心得,线上线下同步制作反诈相关宣传物料,线上群内转发并通过寝室长转发至寝室小群,线下在过道、实验室、教室、寝室等张贴。形成全民学反诈、懂反诈的良好氛围。

4.1.2 联动相关部门

高校是防范大学生被诈骗的重要阵地,但独木难支,联合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反诈尤为重要。高校应成立校院两级反诈宣教小组,指导相关反诈工作,并与校保卫处、属地公安部门、当地社区等建立联系,定期邀请其指导反诈工作,必要时协同反诈,形成联合反诈“一盘棋”的整体思维。

4.1.3 精准识别风险信号

识别是干预的前提,而获取信息则是精准识别的抓手。经困生的“被诈骗风险”往往隐藏在“经济困难”的

表象之下,需要辅导员联动公寓辅导员-楼长-层长-寝室长/安全员四级安全防控机制,协同班主任班委提高警惕,时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责任心去主动发现,例如经困生的消费异常,突然频繁借钱、出现情绪异常——突然感到焦虑、低落等,行为异常——近期独来独往、回避社交等风险信号。搜集信息并通过谈心谈话建立信任、传递关怀、发现问题、实施干预,尽可能在问题发生前介入并化解风险。

4.1.4 建立危机干预机制

如被诈骗既遂,则要进行后续的危机干预处理。第一时间响应与止损。当发现学生被骗后,辅导员的第一反应至关重要。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安抚学生情绪,帮助学生理清情况,立即联系保卫处和派出所进行止损,陪同学生处理相关事务,全过程传递给学生情感支持。

4.1.5 实施长效关怀

辅导员需建立“经济保障—心理赋能—能力建设”三位一体“不断线”的支持链接。经济上的“精准资助”是关键——通过“家访+大数据+民主评议”等方式动态识别困难学生,根据不同困难程度给予不同力度的资助,实现“精准滴灌”。通过谈心谈话时的“关键话语锚定”给予情感支持,通过“认知行为引导”帮助学生建立积极自我认知。最终目标是帮助学生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鼓励经困生参与竞赛等,提供个性化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如经困生遭遇诈骗,短期内需要密切关注其生活动态,学业与心理状态等,在其困难时给予支持,可通过提供勤工助学岗位或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等解决“燃眉之急”,但最根本的是发现其优势,并在其学业、文体、学生工作等取得小小成就时给予适时赞美,鼓励其参与校院两级的技能提升性培训,促进重拾信心,获得长足发展进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于被诈骗的经困生而言,物质资助与发展性资助在不同阶段同样重要,学校辅导员对其持续关注与资源链接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当他们知道始终有人可以求助时,在面对风险时就不至于孤立无援。

4.2 学生的“成长主体”定位:从被动受教者到主动学习者

学生不仅仅是反诈教育的对象,更是推进全民反诈的主人公。真正有效的反诈,首先需扭转学生单一的“被保护者”的定位,从而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使其从被动的受教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者与宣传者。

4.2.1 深度理解诈骗的底层逻辑

学生既是学校反诈教育的对象也是重要一环。学校提

供反诈宣传交流平台,举办相关案例分享讲座、知识竞赛等,学生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方式主动参与,深度学习并分析理解诈骗的底层逻辑——为什么骗子能得逞?话术背后的心理操控原理是什么?如何从信息不对称中识别风险?起初可能是学校输出,一次次反诈宣教,学生也应从被动参与到主动了解、内化吸收,逐渐重塑认知:反诈不再只是获得一条条死记硬背的禁令——不要刷单、不要点击链接等,而是一套可学习迁移的识别框架。

4.2.2 主动提升金融素养与法律意识

经困生的认知存在金融、法律等盲区。但经困生并非抵触这两个维度的自我提升,相反,既往的经历境遇限制了其发展,如由学校整合相关金融、法律讲座及教育资源,综合相关诈骗真实案例,变换输出形式,或通过被诈骗学生现身说法,以此吸引学生参与并主动吸收,双向发力,双重提升。

4.2.3 自发构建自身支持网络

经困生的社会支持网络薄弱,辅导员除抓牢“四级育人机制”外,更应建立定期、畅通的家校联系,与班主任、导师等互通信息。在日常的谈心谈话中,尽力帮助经困生理顺与师长、朋辈的交往关系,搭建信任度高的师生支持关系,另外也通过制度建设帮助其拓展支持网络,例如培训寝室长作为“反诈宣传员”,将反诈触角延伸至最小生活单元。将反诈细致化,反诈范围扩大化,更重要的是在宿舍层面建立互助机制——当学生遇到可疑情况时,至少可以向寝室长求助,而非独自应对。当危机发生时,辅导员迅速响应、专业处置,学生积极配合、主动求助,双方协同,共渡难关。

4.2.4 积极转化经验:从“吃亏”到“成长”

被骗后,如何将负面经验转化为成长资源,是学生自我超越与辅导员工作的重要课题。辅导员方应主动加以引导鼓励并提供持续关怀,视情况而定需给予资源链接,学生应袒露心迹,主动跟随引导进行心理调适和行为调整,引导帮助学生完成了认知重构:从“我是受害者”到“我是学习者”,从“损失无法挽回”到“未来可以创造”。如仍觉困难,再主动求助辅导员,在危机修复过程中携手并进,积累经验。

5 总结:从“反诈”到“育人”的价值回归

经困生被诈骗既遂高发,是经济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双重困境在特定风险情境下的集中爆发。经济上的脆弱使其成为诈骗分子的“精准目标”,心理上的脆弱使其在面对话术操控时缺乏足够的抵抗力,社会支持的结构性缺失使

其在遭遇风险时陷入孤立无援。应对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从“反诈”到“育人”的价值回归。反诈只是手段,育人是目的,反诈教育本质是不断促进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作为教育者,保障学生“不被骗”是底线目标,长远来看,更应着眼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实现与学生在实践中的双主体协同,在日常宣教、谈心谈话、危机干预、长效关怀中培养学生理性的认知能力、健康的心理素质、扎实的金融素养、牢固的法律意识、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夯实“资本”积累,促使学生从“被动受教者”转变为“主动学习者”,进而转化经验、重塑认知、提升自我,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中走得更为坦荡。

参考文献:

- [1] 王宗强,韩锐.高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风险研究[J].高校辅导员,2021(4):62-65.
 - [2] 丁严,赵利娟,冯嘉嘉等.大学生反网络诈骗意识调查分析与提升策略[J].中国新通信,2024,26(24):124-126.
 - [3] 黄丹,沈鹏.大数据时代下高校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预防研究[J].法制博览,2024(27):151-153.
 - [4] 吴燕虹.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防诈骗意识调查及防范教育路径探究[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24(8):109-112.
 - [5] 王学英.新形势下高校网络诈骗防控现状及探索[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3(7):100-101.
 - [6] 何静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害预防的治理困境与优化进路——基于虚假投资理财类案件的实证考察[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4):83-96.
 - [7] 张海滨,崔海燕.高校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宿舍预警路径探索[J].法制博览,2025(13):148-150.
 - [8]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9] 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埃尔德·沙菲尔.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M].魏薇,龙志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 [10] 饶赞.论诈骗犯罪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D].湘潭:湘潭大学,2010.
 - [11] 侯铮,冯少岩.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特点及侦查对策研究[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8,16(4):100-104.
- 作者简介:刘佳(1996-),女,汉族,四川德阳,硕士研究生,任职于中国计量大学,助教,研究方向:思政教育、学风建设。